

靳以选集

第 三 卷

秋 花 春 草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靳以选集

第三卷

秋花春草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成都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67903

967903

责任编辑：陈天笑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靳以选集·第三卷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3毫米 1/32 印张7.75插页7 字数159千
1983年4月第一版 1983年4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2,400册

书号：10118·655 (精装) 定价：2.23 元

目 次

秋 花.....	1
春 草.....	111

17C/00/23

秋 花

深秋的阳光下，原野正静静地躺在那里。从城门口伸了出来的石板大路，劈开了这块土地，象是一眼也看不到终点，引着人到远远的地方去。那个城楼，每日吞进又吐出许许多多的人，车和牲畜；三四百年来的烦劳使得它自己再也没有那份华贵威严的外观，堞楼上的琉璃瓦生了黄黄的草根，有的还缺落了，坍塌下去，只凭了朽败的楼椽支持着残局。高柱也裂开了，还许生着虫，匾额已经看不出一个字。随处都有蝙蝠和燕子的窠，乌鸦却是永远占据了屋脊上，朝着城里和城外叫。筑成了城墙的砖，为风雨所吹打，为厚厚的尘土所侵蚀，都变成了黄黄的颜色，上面还有细密的孔洞。往日的光滑和坚固是早已失去了，有的时候还整面地剥落下来。但是无论如何它还存有一点本身的雄伟，尤其是那些新来的远行客，远远的看见了，仍是要惊讶地低低说着：“还是京城呵，帝王之家总是有些不同的！”

收割后的田野却象才生育了的妇人懒懒地伸了身子仰卧

着。它已经尽了它的责任，它把粮食和菜蔬都长好了，它需要休息。剩余的菜根和麦秆一丛丛地留在那里，金黄色的干草也在太阳下发着一点光辉。——这都是它的骄傲，它对得起天也对得起人，微风时时地抚慰它，象母亲拍着孩子，要它好好地安睡，转过了年，早就有它的工作在等待着呢。

石板的大路上却积满了尘土，这也许是由于多少只蹄子和脚的磨擦，使得方石都减少了它的厚度，还有那五尺宽的正路两旁，各有四尺宽的土道包着，只要有八天的晴和，就会积起二寸的干土。若是有一阵旋风，便能带起来一根黄澄澄的柱子，冲上天去。吹风的日子，路上能显得清静一点，尘土都被扬起来，不知都会落到哪里去。若是能有着人一样的智慧，也许要问着：“我是从何处来呢？将到何处去呢？”

和这城隔一段的距离之外，有着一所建筑。那有着高高的墙，在墙上还有刺铁丝绕成的网。门是高大的，还守着荷枪的警士。公民们是不能随便走进去，也是不能随便再走出来。住在那里的人，除开了领着公家的薪俸，也算是官员或是公务员之外，就是一些为这个社会所遗弃，所驱逐，所不容留的人物。这个社会是需要秩序，需要安宁，需要进步的，于是有许多人，被认为是不能做一点对这个社会有利的事，——简单一点说吧，就是这个社会中的害群之马——有的是立刻被停止了活下去的机能，有的就被送到这个所在来，要他们在这里住上几个月，几年，几十年，——或是一直等到死亡之来临。这些不法之徒因为是需要和那些善良的市民们远隔开些的，所以这所建筑是没有一家邻居。——在前面是那条大路，左右和后面都是田野和墓场。

监狱的高大的铁门像一张严峻的脸，永远阴阴地沉着，关闭着，隔开两个不同的天地，走出走进的人都弯下些身子从那左侧下的小门钻着，就是这扇小门，随时也会关起来。在刷了白粉的门额上，用正楷写了：“××市模范监狱”这几个字。可是飞扬的尘土在那上面盖满了，不能使人看得清每一条笔划。

那正是早晨，守卫的岗警还躲在岗楼里，风卷着落叶在门前打着旋；门开了，一个清瘦的年轻人缓缓地迈出一只脚来，他象是一下子为这奇异的景物整个地引住，用力地睁大了眼睛张望着，什么都是新鲜，什么都给了他说不出的喜悦。干草的香气在空中荡着，他觉得是踏进了一个新天地中，再生的欣忭在他的胸中激动，使他的呼吸都有些短促，身子微微地发着抖。踉跄地走了几步，就把手扶了门前的树干。这树已经长得有六七寸的直径，当着他五年前走进来的时候，还看到那不过是才移植的新枝。可是现在长大了，几乎使他自己都难想得到这就是那些细弱的枝条。

“五年，唔，五年，……”他把身子倚了那树干，低声地喃喃着，“树也长成了，什么也都长成了，我自己呢，……我自己呢？”

他暗暗问着自己，他就再忍不住呛嗽，他那苍白的脸有一点涨红了，他的身子弯着，泪水从眼角挂下两滴来。因为头发又长又乱，显得他的脸是更瘦更长了，两只眼睛也是异常的大。眉毛粗浓，象是涂上墨去，就衬得他的脸更是苍白。

他贪婪地张开眼睛望着，几年来他没有看见过这样广大的天地，他像是有多少话要倾诉出来，他想着在这自由的世

界中死去也是值得的。天是又高又远的，景物是一眼望不到边缘的。在那海一样蓝的天上，飘着瑰丽的红云，太阳正照得它们也发着一点亮。那边是树，那边是村道，赶早的行人已经在路上走着了。他记起来，当着他被关在那个囚槛里，有过什么样的欣慰，当着听到一声两声微弱的人语！他知道说着话的人是想到什么地方去便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的，想看什么便能看什么的。这样的幸福，居然重临他的身上了；可是几年来的折磨却给了他这样一个孱弱的身躯。他却相信他自己会再强健起来，他一直需要着自由的空气。他深深地吸着气，又长长地吐出一口；但是呛嗽不能使他如愿地做下去，不断地干咳使他的身子都抖了起来。

莫名的忿怒在胸中涌起了，他抓着自己的头发。当着他把手松下来的时节，真就有几根被他扯下来。他不能再站立着，一辆破旧的马车正经过他的面前，他叫住了那个车夫，告诉他要去的地方，他就缓缓地上了车子。车的坐垫是破旧了，硬的铁条使他的骨头有点痛，因为过轻的体重，他简直是在那车厢里滚着。老马放开蹄子奔波，不平的路使车轮一跳一跳的。他想叫喊，没有那力量，他只是呻吟着，忍着一切的苦痛，他的心中在想：

“我要忍，光明等着我，更苦的折磨都过去了，而且在这个世界中，同时有还要苦的人在生活的路上爬行。我该想想那些时候，那些人，……”

二

走进城门，路就平坦了。骤然间看到了那样多的房屋和路人，他都感到一点眩晕。他是倚坐在那里，始终也没有把眼睛能大张开；可是现在一线的视野中，他看到了这个城市的苏醒。牵骆驼的伕子正在道旁的边路上迟缓地走着，尘土被那柔软的蹄子扬起来，笨重的铜铃响着，象是在街的那一端还有着回音。清道夫在街上一下一下地扫着，把泥土从路的中间移到路旁去，就堆在那里。菜贩起始用清越的声音叫卖，店铺也正打开门，挂上招牌或是布幌。……

在城市里，早晨总是最安静的时候；可是对于他，仍然觉着难耐的嘈杂。什么样的声音对他都是生疏的，他都想来用心接受；但是他的精神显然不济，终于混成像夏雷一样的轰鸣在他的耳中响着。他想不到这样突然就又跨进了这个世界（他记得当着他的减刑令来了的时候，他都有点呆了），他没有充分地准备自己和这个新的环境适合，正如同一个人，在黑暗中过了许久时候，突然见到了平常的光度也觉得

茫然刺目。他是一下子又跳进这个大的天地之中，这里不只是那个小小的庭院，作为他和那些同伴们卫生散步的处所，而且也没有高高的墙阻住了眼睛。在这里，只要有眼睛，就可以极目而观，什么都在面前。更不像住在那里面，可以记得清地上露出的一方小石块和哪一面墙有多少块砖。一切景象都争先地显了出来，要一个人在匆忙中去看一眼，可是坐在车中的他，缺乏应付裕如的那份能力，只是颓然地伏着。

踏在柏油路上的马蹄，响着得得的声音，挥着的鞭子，在空中迅速而短促地绕了一个圈，打在马的背上，也发了清亮的脆音；那匹马就更用力一点地奔驰。但是在他的心中，他只希望着急速地到了他的家，他记着他的家，还有家中的人们；他的体质，也不能忍受更大的颠簸了。

终于，那辆车在××街的中间停住了。他象是没有注意到，还是那个车夫把头回转来叫着他，他才缓缓地抬起头来。那个车夫说：

“先生，您不是到××巷么？”

他点着头。

“这已经到了……”

立刻他就扬起头来，他看见那个巷口，和五年前并没有什么两样；他的心跳着，从车上下来，用着不稳而急速的脚步向巷口走去，车夫有一点焦急地问着：

“先生，您还没有给过车钱呢！”

“我叫他们立刻送给你，你等等吧，……”

才走进巷口，他就象承受了一种温柔，托住了他那颗一直在飘浮着的心。他的精神象是好起一点来，在第三家门前

他站定了。除开油漆有一点剥蚀了，式样上没有显著的改变。他想来揪电铃，举起手来才知道电铃已经拆去，他就用手掌在门上轻轻拍着。

“母亲也许还没有醒呢！我不该吵了她，弟弟妹妹们总该起来了，他们一定还没有到学校去。”

他想着，一时间他像是有许多事都想起来。可是里面始终也没有答应声音。

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他有点想不通了，除开在门环上用力打两下再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就迅速地打了两下。

果然，他听到开着屋门的声音，随着就有一个女孩子扬声地问着：

“谁呀？”

他听得出来这是哪一个的语音，他的喉咙像是为快乐塞住了，他文弱而嘶哑地叫着：

“不是五妹么？小五，快开门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呵，大哥，……是你么？……你怎么回来了呢？”

在语声之中夹着奔跑的脚步声音，两扇门立刻被拉开了，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跳出来，一下就投到他的胸前，抱了他把头依了他。

“大哥，……真是你，……真想不到，……”

她喃喃地说，可是忽然觉察出他那不良的健康，就和他并立着，搀扶他，把他的手臂放到她的肩上。

一时间他说不出一句话，情感的激荡使他的头垂下来，他的眼睛里满着泪，他用微颤的手摸着她的头发，一步步地走了进去。

“告诉我，小五，妈妈起来没有？”

“妈？——”

她才吐出一个字来就顿住了，可是她随着又毫不露形迹地接了下去。

“她还睡着呢，她还睡在楼上，每天总要——总要十点钟才起来。你先到楼下我们的房子休息一下，回头再上去看她不好么？”

她迟疑地说过了这一段话，就大声地叫着：

“二哥，四哥，——大哥回来了！”

“小五，你疯了吧，你这样叫不是会把妈吵醒么？”

“呵，我错了，可是哥，你不知道，她睡得很好，是不容易吵得醒的。”

她说完了，眼圈微微湿润起来，可是屋门同时开了，被叫着的人都走出来。他们几乎是同声地叫着他，跑到他的面前。

“大哥，你疲乏了吧，你的脸色不大好，快先到床上去睡一下吧。”

“我的房子还留在那里么？”

“留着呢，什么也没有动，只要搬进一张床去就可以。我想还是先到五妹的房里躺躺也好。我们一边就可以关照用人替你收拾一下。”

“那也好，二弟扶我进去吧，四弟把门关好，五妹，我要你轻轻去看看妈醒了没有，我要快点去看她，我真想她，记住了，可不许你粗心大意把她惊醒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……”

那个女孩子应着先走进去了，他就扶着和他有同样身高可是十分健壮的那个年轻人，走了进去。推开了靠右的房门，再进到里面，他就被安置到床上。

他想着，这全然是一个梦，正如同他离开家时候那个梦一样，他什么都有点想不到。他重复回到这个家了，这五年的日子才使他稍稍觉出这个家的一点可贵处。可是他知道这一切的思想是不能持久的，他不是在一个只在温暖的家中活下去的人。

五年中，什么也都有了显著的变迁，叫做明德的二弟和叫做明仁的四弟也都长成伟岸的汉子，就是叫着明智的小五，也成为健美的少女了。

他并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的躺着，明德坐在床边，殷殷地望着他，他的眼睛好像是闭着。明仁和明智先后蹑脚走进来，可是他突然睁开眼睛向着明智说：

“妈醒了没有？”

“没，——没有。她还是睡得很好。”

明德接着就说：

“妈的身体不如从前，总要睡到十二点钟才能起来。你好好先歇一下吧，五妹陪着你，我和明仁把你的房子整一下不好么？”

“那很好，我也真想到自己的房中去看一看，只要睡一睡，我的精神就能恢复起来。你们就去吧。”

这时候，忽然响起了敲大门的声音，明仁迅速地跑出去，又跑了回来，说：

“大哥的车子还没有给钱吧？”

“真是，我忘了，这一下我什么都忘了，多给他两毛吧，一共给他七毛就可以了，真有点对不起他。”

明仁一面拿着钱，一面朝外面走；他的脸却露了疲惫而无力的笑，缓缓地又闭上了眼睛。

三

看着他的面容，明智的眼睛里满了泪。她不敢哭出一点声音来，只静静地守在那里，把泪水都抹在手掌上。她还能记得五年前，当着他离开的时候，虽然没有十分健壮的体格，也决不是像这样软弱。在这五年中，每个人都长大了，他却萎缩下去，他躺在那里，像一具死尸，眉毛皱着，嘴唇微微地抽动。只有在两颊上显出病态的红晕。

“谁使他这样呢？谁使他这样呢？……”

她暗暗地问着，却没有人能告诉她。大哥不是自私的人，也不是奸险作恶的人；不过只是在自己的幸福之外，也想到别人的幸福，于是就被丢到狱中，过了五年的日子。五年虽是过去了，却有一个软弱的身体留下来，折磨他，使他苦痛，不知哪一天他才能解脱。

她还记起来母亲的死，那虽然是一年前的事，在她的记忆中还是那么清新。当着病已沉重的时候，母亲没有一个时候不盼着看看他的。